

杂著系列·之一

他山集

卢昌海

First Edition: 2020.10

Second Edition: 2023.06

Copyright © 2020, 2023 by Changhai Lu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now known or hereafter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lu_changhai@yahoo.com.

10 9 8 7 6 5 4 3 2 1

目录

第二版自序	I
第一版自序	II
死后的人生	1
回家	14
标准模型简史	23
爱因斯坦的错误	59
爱因斯坦的最后日子	85
杜布里奇访谈录	115
《上帝幻觉》平装本序	134
关于本人的译作（代后记）	154

第二版自序

这个第二版增添了一篇新近译作：“爱因斯坦的最后日子”，制作缘由则沿袭了《书海的另一边》第二版自序里所说的：

在我主页购买电子书有一定的“DIY”意味，电子书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读者有可能因懒于选择或懒于计算书款而却步，故与其不断制作新电子书（从而加重这种可能的却步），不如对旧电子书增添内容，使电子书数量的增加得以放缓。

2023年6月17日

第一版自序

本书是继《创世七日谈》之后，我制作的又一本电子书，收录的是译作。也许是因这些译作的流传，我有时会收到翻译方面的约稿。但我对翻译的兴趣其实不大，用我在“《上帝幻觉》平装本序”的译序里的话说：

……翻译实在是苦差事——对于自己能写作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翻译别人的文字犹如捆着手写作，哪有写自己的文字来得惬意？）

这兴趣之不大在科普方面更为明显，除“苦差事”这一因素外，还有眼界方面的缘故：约我翻译的文稿若不入我眼，我自然不愿把时间花在那样的翻译上。

因此，我从未接受过翻译方面的约稿。

III

也因此，本书收录的译作全都出自我自己的选择，且大都出自我心仪的作者。对翻译的兴趣不大却依然译了这些文字，说明的是原著的好。在翻译过程中，我撰写了若干评注，且用粗体字对某些精辟之语作了凸显，这些对读者当有所助益。

译作是“他山之石”，故我将本书命名为《他山集》。至于能不能“攻玉”，则要看读者了。

2020 年 10 月 27 日

死后的人生

By Isaac Asimov

译序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我最喜爱的科幻及科普作家。他一生共出版了约 500 本书。我虽一向称他为“科幻及科普作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作品类型远不止是科幻和科普。如果要在作家中找一个与他相似的人，我想只有叶永烈。叶永烈也是一位很高产的作家，作品也包括——但也远不止是——科幻和科普。不过就科普这一块而言，阿西莫夫和叶永烈有一个显著差别，那就是阿西莫夫的作品往往闪烁着灵气和智慧，带着独特的推理和哲思，给人的感觉是一位聪明、幽默、有时还带点顽皮的朋友在跟你聊天；而叶永烈的科普虽然文笔也生动，却只是儿童读物式的介绍，给人的感觉是一位耐心的老师（或老爷爷）在传授知识。这或许是许多成年人也喜欢阿西莫夫的科普，而叶永烈的科普——在我看来——只适合中小学生的主要原因¹。

¹ 为避免给读者留下一个不欣赏叶永烈作品的印象，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对他们两人科普作品的上述比较并非是对叶永烈科普的负面评价，而只是

本文所翻译的这篇“死后的人生”(Life after Death)选自阿西莫夫的最后一本自传 *I. Asimov* (这个标题与他的机器人科幻文集 *I, Robot* 有一种有趣的相似性), 译文里的重点为译者所加。那部自传完成于 1990 年 5 月, 但直到他去世后的 1994 年才出版, 并于 1995 年获得雨果奖 (Hugo Award) 的最佳非小说奖 (Best Nonfiction)。在那部晚年著作里, 阿西莫夫记录了许多亲友的离世, 以及他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形。在那样的背景下, 死亡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 因此他写了这样一篇短文。我很欣赏这篇短文, 它虽不是科普, 但同样具有那种独特的阿西莫夫式的灵气和智慧。阿西莫夫看待死亡的态

说叶永烈科普更适合中小学生(那显然是很重要的科普读者群)。叶永烈是我很欣赏的中国作家, 他的科幻作品——尤其是其中的惊险科幻侦破小说——更是所有中文科幻中我的最爱。我每次回国都想买他当年的科幻小说, 比如《黑影》《暗斗》《秘密纵队》等, 可惜却从未在书店里看到过。听说他有 50 卷的全集, 可惜也同样从未在书店里看到过, 十分遗憾。他曾经写过一本回忆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长篇纪实, 叫做《是是非非“灰姑娘”》, 我从图书馆里借阅过, 觉得非常好, 书中提到的很多科幻作品我小时候读过, 感觉很亲切。后来我在纽约某中文书店居然看到了那本书, 当即买了下来。

度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理性中带着幽默（那几乎也是他看待一切其他事情的基本风格）。阿西莫夫去世前曾向他的妻子口授过一篇与读者告别的短文，在那篇短文里，他这样描述自己所期待的死亡：“我一直有一种奢望，那就是在写作时死去，头倒向键盘，鼻子卡在两个键之间。”

这就是阿西莫夫。

2010年5月9日

译文

死亡最终降临到我的父母身上，或许是引发我对死后人生的可能性重新思考的原因。如果不把死亡当成死亡，而当成是开启一种（可能）更灿烂的人生，甚至还可以重新见到你的父母和其他亲友，他们或许还充满了年轻活力，那将是多么的令人安慰。

完全是因为这种想法是如此的令人安慰和愉快，能如此有效地帮我们摆脱关于死亡的原本令人恐惧的念头，死后人生的存在尽管没有丝毫证据，却仍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我们也许会奇怪，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我个人纯属猜测的想法是这样的——

据我们所知，人类是唯一一个意识到死亡对每个人

都不可避免的物种。无论我们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争斗、事故和疾病的影响，仅仅因为身体的朽坏，我们每个人也终将死去——我们知道这一点。

必定有过一个时候，这种知识开始传遍人群，而那必定是一种可怕的震慑，那相当于是“发现死亡”。让关于死亡的想法变得可以忍受的做法，是假定死亡并非真的存在，而只是一种假象。当一个人看起来已经死亡之后，他继续在一个别的地方以一种别的方式活着。这种想法显然受到一类事实的鼓舞，那就是死去的人常常出现在他们朋友和亲人的梦里，他们在梦里的出现可以解释为是代表了那些还活着的“死”人的影子或鬼魂。

有关死后世界的猜测逐渐变得越来越详细。希腊人和希伯来人所设想的死后世界（地狱或冥间）大体上只是一种昏暗的存在。不过，那里有折磨坏人的地方（地底的深渊）以及让被上帝认可的人快乐的地方（极乐世

界或天堂)。这些极端的地方受到人们的青睐，他们希望看到自己得到保佑，而自己的敌人受到惩罚——如果不在这个世界里，也起码会在下个世界里。

想象力的延伸构想出了一个终极归宿，用来惩罚坏人，或任何无论多好，但不完全符合设想者自己心意的人。这给了我们有关地狱的现代观念，即把地狱视为是用最刻毒的方法进行永恒惩戒的地方。这是嫁接在号称完全仁慈和完全善良的上帝身上的虐待狂者的荒诞梦想。

不过，想象力却从未能够构筑出一个可堪使用的天堂来。伊斯兰教的天堂里有永远存在、并且永远纯洁的女神（*houri*），因此那里是一个永恒的性爱场所。北欧神话的天堂里有在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里欢宴争斗的英雄，因此那里变成了一个永恒的饭馆和战场²。而我们

² 译者注：*houri* 是伊斯兰教天堂里真主赐给虔信者的美丽纯洁的女神（某些伊斯兰恐怖组织给成员洗脑时许诺的天堂里的处女，有可能就是指 *houri*）。瓦尔哈拉殿堂则是北欧神话中款待战士英灵的圣殿，英灵们在那里

自己的天堂，则通常被描述为每个人都长着翅膀，不停弹奏着永无尽头的上帝颂歌。

稍有点智力的人，有哪个能够长时间忍受这种，或其他人发明的那种天堂？在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可以让人读书、写作、探索、进行有趣对话、从事科学研究的天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如果你读过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你会发现他的天堂被描述成一个永唱赞歌称颂上帝的地方，难怪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要反叛了。当他们被打入地狱后，他们才有了智力活动（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去读一读那些诗句）。我相信，**不管那是不是地狱，他们在那里过得更好。**当我读到那里时，我强烈地同情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并视之为那部史诗中的英

酒足饭饱后就会继续争斗，习练武技，为传说中的世界末日之战——诸神的黄昏——做准备。

雄，无论那是不是弥尔顿的本意。

但我自己的信仰是什么呢？由于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无论上帝还是撒旦、天堂还是地狱，我都不认为它们存在。我只能假定在我死了之后，相随的只有永恒的虚无。毕竟，在我出生之前宇宙已存在了 150 亿年，而我（无论这个“我”是什么）在虚无中度过了那一切。

人们也许会问，这岂不是一种凄凉无望的信念，我怎能让那种虚无的恐惧悬在自己的脑袋里？

我倒没觉得那有什么恐惧的。永恒无梦的睡眠并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它显然要比地狱里的永恒折磨和天堂里的永恒乏味来得好。

那要是我错了呢？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及坦率的无神论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被问及过这个问题。

“在你死后，”他被问道：“如果你发现自己面对面地和上帝在一起，你会怎样？”

勇敢的老战士回答说：“我会说‘主啊，你应该给我们更多的证据’。”

几个月前我做了一个记得极为清晰的梦（我通常是不记得自己的梦的），我梦见自己死后去了天堂。我往四周看了看，明白自己在哪里了——绿色的田野，羊毛般的云彩，芬芳的空气，远远传来的令人迷醉的天乐。记录天使（recording angel）带着灿烂的笑容和我打招呼³。

我惊讶地问道：“这里是天堂吗？”

记录天使回答说：“是的。”

³ 译者注：记录天使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受上帝派遣记录事件、行为及每个人的祷告语的天使。

我说（醒来后回想时，我为自己的诚实而自豪）：“那肯定搞错了，我不属于这里，我是无神论者。”

“没有搞错，”记录天使回答说。

“但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怎么可能符合资格？”

记录天使严肃地说：“是我们决定谁符合资格，而不是你。”

“明白了，”我说。我向周围看了看，又想了片刻，然后问记录天使：“这里有打字机可以让我用吗？”

对我来说这个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我心目中的天堂是写作，我已经在天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而且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这一点。

这个梦的第二个要点是记录天使所说的，是天堂而非人类决定谁符合资格。我认为这意味着假如我不是无神论者，我将选择这样一个上帝，它将凭借一个人的人生全部而非语言的模式来决定谁能得到救赎。我想他会喜欢一个诚实正直的无神论者，而非一个满嘴上帝、上帝、上帝，所做的每件事却都是犯规、犯规、犯规的电视布道者。

我还想要一个不允许地狱的上帝。无穷的折磨只适用于惩罚无穷的罪恶，而我认为哪怕对于像希特勒那样的情形，我们也不能宣称存在无穷的罪恶。更何况，如果大多数人类政府都能文明到试图废止折磨和酷刑，我们从一个无穷仁慈的上帝那里所期待的难道应该更少吗？

我想假如真有死后的人生，那么对罪恶进行有限度

的惩罚是合理的，不过我认为其中最长、最严厉的惩罚应该留给那些通过发明地狱而给上帝抹黑的人。

但所有这些都是玩笑，我的信仰是坚定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我看来，死亡之后是一场永恒无梦的睡眠。

回家

By Isaac Asimov

译序

前些天逛 Strand（纽约最大的旧书店）时，见到许多《阿西莫夫科幻杂志》（*Isaac Asimov's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的旧刊，其中有几期恰好是阿西莫夫去世那年——1992 年——的。看着那些旧刊，心中忽有一种好奇，想知道这份冠着阿西莫夫名字的杂志是如何报道阿西莫夫去世之事的，于是翻看了起来。阿西莫夫是 1992 年 4 月 6 日去世的，我便从 1992 年 4 月刊翻起，结果发现 4、5、6 三个月都没有任何关于阿西莫夫去世的消息，不禁微觉诧异。当然，我知道杂志是提前筹稿的，因此 4 月刊没有消息是可以预期的，甚至 5 月刊没有消息也不奇怪，但 6 月刊居然也没有，难不成还“秘不发丧”？我不死心，又翻看了 7 月刊，这才见到了阿西莫夫夫人的一篇——最后的——编者按，题为“回家”（*Coming Home*），其末尾则是杂志所注的阿西莫夫去世的消息，只短短数行，全文为：

“艾萨克·阿西莫夫因心脏和肾衰竭，于1992年4月6日去世。去世时，他的妻子珍妮特和女儿罗碧在他身旁。我们将自豪地延续他在《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遗产，然而我们也将深深地怀念他。朋友和同事的纪念将发布在未来的某一期。”

阿西莫夫的这篇编者按题为“回家”，实系告别，是一篇令人伤感的文字，也是他所有文字中极罕有的流露痛苦的文字——虽然字里行间依然透着幽默。这篇编者按不曾标注写作日期，但无疑是阿西莫夫最后的文字之一，深具纪念意义。在这里，我将它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同时也作为对阿西莫夫诞辰100周年的纪念。

在这篇译者序的最后，补充两点：第一，阿西莫夫的真正死因是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此事直到他的医生

过世之后，才于 2002 年由阿西莫夫的遗孀在其编辑的阿西莫夫新自传 *It's Been a Good Life*（姑译为《不虚此生》）的后记中披露：第二，阿西莫夫出生于一个偏远的俄国小乡村，出生日期只能确定到 1919 年 10 月 4 日至 1920 年 1 月 2 日之间，阿西莫夫“钦定”了 1920 年 1 月 2 日（不知是否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一岁？），故 1 月 2 日被视为阿西莫夫的生日。

2020 年 1 月 2 日

译文

直到几年前为止，我一直有着漫长、愉快并且相对健康的生活，可以做我擅长且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享受的唯一之事——写作。

后来情形开始转坏。比如，光阴逝去，我发现自己成了老人。我不太清楚此事是如何发生的，但它看来是普遍现象，因此对人生中的这个新位置我并不觉得很孤单。接着，远未等我做好准备，我的身体就开始表现得仿佛已承认老朽。也许从来也不曾有人做好过准备，但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了——年长、头发花白、颤颤巍巍、充满岁月的智慧，以所有的生理疤痕为证。

最近，我活到了出现“人体下水道问题”的年纪。虽然我的这一问题与我父亲和弟弟的相比千真万确地推迟了许多年，然而情势却很重。我最终做了一个常规的

泌尿外科手术，结果却成了未能以常规方式恢复的病人之一。我在医院里待了整整两个月，包括了感恩节、圣诞节、新年，以及——悲哀的——七十岁生日（我亲爱的妻子带来了我最喜欢的东西，北京烤鸭。我做好了跟高贵而强横的医生护士们的戒律相抗衡的准备，可根本就没人反对）。

最糟糕的部分是我第二次出院时，在一个周末回到家，立刻就开始大出血。除返回医院外毫无办法。我不想这么做，但我别无选择，珍妮特将我裹进衣服里说我必须走⁴。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弄进出租车，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极好的邻居，他施以援手，实际上将我扛过了走廊，带进电梯，然后送入一辆出租车。

⁴ 译者注：珍妮特（Janet Asimov）是美国精神分析师兼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第二任妻子（阿西莫夫也是珍妮特的第二任丈夫）。珍妮特生于 1926 年，1973 年与阿西莫夫结婚，卒于 2019 年。

珍妮特跟我一起进了出租车，托着我的脑袋。一路上的情形我几乎毫无记忆，除了想到我正在死去并为此感到欣慰。生命已变得如此痛苦和空虚，我觉得已不值得再活。

随后，珍妮特让我进了医院里的一个单间，我被放在床上。第二天，即星期一，珍妮特带来了我的信，试图念给我听。我不想听，然而却虚弱得无法争辩。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我仍然抱怨珍妮特把信带给我，如今信更多了，因为更多的人知道我病了。珍妮特对我进行了教育，指出那些信是出于关心和爱而写的，我最起码应该读读它们。

我的抱怨是错误的，尽管我之所以抱怨，是因为病得太重，想要像受伤的动物那样爬进洞穴，独自死去。

我收到了大量非常友好的信。我承受不起扑面而来的所有的爱，但我还是接受了。

我躺在病床上，因知道自己再不能重返职业作家的疆场而郁闷。让我欣慰的是西尔柏格在将我的某些短故事改写成小说方面做得很出色。我要向好友兼能干而勤勉的文集合作者格林柏格表示感谢。我想到了威廉斯和道佐斯在掌管这份杂志上干得多么出色，以及他们待我多么的好。我为自己的名字在这份杂志上而自豪，我知道如果条件许可，我将尽我所能为它作贡献，这让我觉得更快乐⁵。

我的身体状况在持续改善着。但在出血完全止住之

⁵ 译者注：西尔柏格(Robert Silverberg)是美国科幻作家，“星云奖”(Nebula Award)和“雨果奖”(Hugo Award)得主，曾将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夜幕降临》(*Nightfall*)、《两百岁人》(*Bicentennial Man*)、《丑小孩》(*The Ugly Little Boy*)等改写成长篇；格林柏格(Martin H. Greenberg)是美国著名的文集编撰者，一生编撰的各类文集有将近 1,300 部；威廉斯(Sheila Williams)和道佐斯(Gardner Dozois)是《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编辑。

前他们不会让我出院，在我重新学会排尿之前他们也不会让我走。渐渐地，那两点我都做到了，可以清晰地看见出院的前景了。我步履维艰地出院了。我的状况改善了，现在我可以自己坐下并且从任何椅子上站起，我可以几乎正常地来回走动。我甚至可以写一篇短短的编者按，就像你们正在阅读的这一篇。

我为没有回复很多来信而感到愧疚。这整个经历使我对信作为文学的一种独特形式做了更多思考。它们从一个人直接联系到另一个人，常常能展示有时难以大声说出来的思想和情感。在这个电话交流的时代，写信已经式微，但我的同事和粉丝都是有文化的。哪怕他们写在祝福卡上的短信也富有文采，有趣而有益。

最后要写的只有我的感谢，在你们和我都以为我正在死去的时候，致给我来信的所有友善的你们。

卢昌海电子书·之二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 《创世七日谈》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